

# 1946年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

1946年4月25日,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被绑架!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绑匪要的是钱,荣家要的是人,办案的国民党军警要的则是面子,三方角力,荣德生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 商界领袖白天被绑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个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荣家巨大的财富惹人眼红。作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保镖护卫,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五十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荣德生身上。

骆、袁二人网罗了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的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他们又找当过惯匪、汉奸,当时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

统特务黄锦堂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就在荣德生的轿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暗中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立即冲向前去,挡住去路。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轿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刚想有所动作,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德生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了他们所乘所用的东西,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这五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

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那边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绑匪大模大样地绑架走了!

## 三方角力案情复杂

为了摆脱干系,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人手,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军警介入会危害荣德生的生命安全,所以想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因此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漂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急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子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原来,军警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军

警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绑匪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只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荣德生说如此之巨的欠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他支配,而且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问他难道不想活了?荣德生说因为他为他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作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活半天,最后一分钱没捞到,于是决定降低赎金。

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收到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荣家立即筹集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军警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又溜了。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署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但军警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法,因此这25万美元要全部没收!

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荣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军警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退回。

## 花钱消灾绑案终结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军警发现。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士气一片低落,个个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绑匪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作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于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7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荣家看过确认无疑后,让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军警,荣家将现金派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天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跟踪后,直奔接头地点。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验钞后,吴志刚对詹荣培说:“老先生今天来不及出去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

上10点,荣德生被送至女婿唐熊源家。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私自扣下10万美元,然后去跟绑匪头子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40万。袁崇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要火并,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把40万美元分成18份,按出力多少分配。分赃完毕,绑匪散伙,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共同的约定,却有绑匪未能遵守。破绽出在黄锦堂身上。南京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闹得挺得,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在毛森的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案子虽破,荣家付出的50万美元却只收回20万,其他大多落入军警手中。

谢轶群/文 摘自《民国多少事》

# 毁容的“丑小鸭”要帮别人留住美丽

因为童年时一场意外事故,她惨遭毁容。在此后的成长岁月里,是母爱的春风,让这个一直追求美丽的女孩扇动了她隐形的翅膀,不停地飞呀飞,飞过伤痛,飞过绝望……

当自己因永远失去美丽而饱受别人白眼的时候,这位坚强的女孩作出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当中国最好的美容师,帮助别人留住美丽。



郭艳洁正在学校上化妆课

很少照镜子。

1993年9月,小艳洁便叫嚷着要去上学,可她的伤还没完全治愈,张秋玲只好劝慰她再等一年的时间。张秋玲知道女儿的苦恼,整天闷在房子里好憋气啊,她决定带上女儿出门去逛逛大街。

张秋玲牵着女儿去商场为她买一件玩具,在商场的大镜子里,小艳洁突然看见了自己的模样,她用力地捂住妈妈的手,伤心地哭出了声:“妈妈,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张秋玲一把拉住女儿,快步走回了家。回到家,张秋玲让女儿坐下,她从柜子里拿出收藏了很久的镜子对小艳洁说:“孩子,你就照个够吧,你看,你身上就是多了几道疤痕而已,不缺胳膊少腿,又有什么可怕的?”一个多小时后,小艳洁站起了身,对张秋玲说:“妈妈,我要出去和小伙伴玩!”

张秋玲一下涌出了泪花,那一刻,她知道,她一直为女儿撑起的天空,在孩子的眼中并没有坍塌。

1994年9月1日,张秋玲牵着女儿的手重返学校第一堂课开始了,小艳洁端正地坐在教室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然而上课时,和小艳洁同桌的一个孩子总是把眼光停留在她脸上,敏感的小艳洁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下课了,小艳洁孤独地坐在座位上,她似乎听见了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她,几个男同学还在那里偷偷地笑了。第二堂课下课后,小艳洁背起书包,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妈妈,我不上学了,不上学了……”

下午,班主任老师赶过来了,她流着泪对张秋玲说:“请放心,我会把小艳洁当成女儿一样呵护!”在大家的劝导下,小艳洁又回到了课堂。班主任老师对同学们说:“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学生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于是,老师便把一个烧伤后的小女孩梦想上学读书的故事动情地讲述出来,让老师们听得入神了。老师最后说,这位小朋友便是郭艳洁。同学们都把赞许的目光投向了

她,掌声一下响了起来。

在女儿成长的岁月里,张秋玲倾注了一个母亲全部的爱与担心。在母亲的关爱下,小艳洁完成了小学学业,进入沧州的重点中学沧州二中。

## 感恩之旅找回生命意义

小艳洁长大了,再也不是小学时期那个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孩子了,她真正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容貌来。

初中二年级时,老师组织同学们去郊游,郭艳洁看到同学们都打扮得像花儿一般美丽,她敏感的心一下悲凉起来。回到家,她躲在被窝里落泪。张秋玲敏感地觉察到女儿的情况有些不对,她轻轻推开门掀开了被子,只见女儿满眼泪花。“妈妈,为什么我觉得生活这么灰暗,人生这么累啊!”女儿抽泣着说。

当张秋玲听女儿说出自己的苦恼时,她感到担心的事终于来临了。对美的追求,是一个女孩子最大的愿望,然而,美丽之门却要挡住女儿在门外徘徊的身影吗?

张秋玲问女儿:“艳洁,你觉得什么是美?”女儿答道:“妈妈,我觉得首先是心灵。”“对啊,孩子,有一颗美的心灵,这是美的灵魂。”郭艳洁起身问张秋玲:“妈妈,你觉得我很丑吗?”张秋玲拉住女儿的手,动情地说:“艳洁,在妈妈的心里,你是我最美的女儿!孩子,你经历了人生不幸的苦难并最终战胜了它,你的人生经历比很多人都丰富,这种丰富的人生不也是另外一种美吗?”母女俩相拥在一起,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张秋玲为女儿买回一些英雄人物的自传和美学书籍,让女儿通过咀嚼这些精神的食粮

重塑自信。为了让女儿打开封闭的心灵,张秋玲有意带着女儿到公园、商场去游玩,去亲戚朋友家做客。张秋玲启发女儿,在人群越多的地方,要主动和别人友好地招呼,首先绽开自己的笑脸。

在母爱的春风里,郭艳洁成长为一个阳光般的女孩。2003年5月,已是沧州职业中专学生的郭艳洁和妈妈相约去资助沧州农村的一个贫困儿童。当郭艳洁把自己积攒的460元钱捐给那个农村的孩子时,孩子哭着要给她们下跪。郭艳洁一下搀扶起那个孩子,她告诉他,她愿意做他的姐姐,用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他。

爱心盈怀,让郭艳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妈妈说:“艳洁啊,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那个弟弟,记住,从今以后,你已经是一个对社会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了!”

2004年国庆节,郭艳洁和爸爸妈妈一家三口走上了沧州市庆国庆文艺演出的舞台。之前,艳洁有些不自信地问妈妈:“我这样子行吗?”张秋玲为女儿鼓劲:“孩子,你从小能歌善舞,妈妈相信你!”那天在台上,张秋玲夫妇深情地演唱《朋友别哭》,郭艳洁为父母翩翩起舞。演出完毕,台下掌声雷动,沧州,被这个毁容女孩不屈服于命运的坚强震动了。

2005年7月,郭艳洁从职业中专毕业以后,因为面部的缺陷在就业路上四处碰壁。因为来自心理上的压力,郭艳洁患上了失眠症,在噩梦中总梦见大火扑面而来。

妈妈的一颗心又揪紧了。通过和丈夫商量,张秋玲决定带上女儿去外面旅游散散心。2005年10月,艳洁和妈妈去

了南方旅游。在三亚见到那辽阔的大海,艳洁感动得泪落纷纷。在厦门,张秋玲带着女儿去拜访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友人,在他家里,一个双腿截肢的残疾孩子演奏的钢琴声让郭艳洁深深地震动了。那个16岁的孩子告诉郭艳洁,他一直对生命怀着感恩与感恩。

这似乎是一趟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感恩之旅。旅行结束后,郭艳洁重新感到了那份来自心底的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与热爱。

## 要做中国最好的美容师

在随后4个多月的时间里,郭艳洁先后做过营业员、推销员和幼儿教师的工作。然而,在内心深处,郭艳洁一直理着一个美丽之梦,她要做中国第一个毁容后的美容师,为更多的人带来美丽。

张秋玲决定帮助女儿去圆她这个美丽的梦,四处联系美容学校,但这些学校都不愿意接收郭艳洁。2006年2月的一天,张秋玲又了解到北京有所中国驻颜美容学院,这所民办大学春季正在招生。母女俩的诚意感动了学校,决定录取郭艳洁到学校就读美容与形象设计专业。

在学校学习期间,郭艳洁还登上了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讲述了她毁容后在母亲的呵护下追求人生梦想的故事,台下的大学学生们被她坚强的求美精神震撼了。

2008年春天,郭艳洁在美容学院完成学业后,将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化妆专业进修影视化妆专业。这位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说,她要做中国最好的美容师,让美丽常驻人间!

(未经许可,谢绝转载、上网)

李静